觀君薨嗣君即位豈有曠至月日之外者哉今考春秋書公即位者獨昭公客死而定公嗣位在半年之後此意如無君不可以為訓不必論至如十一月隱公弒正月桓公即位曠二月十二月僖公薨正月文公即位曠一月二月文公薨十月子卒正月宣公即位曠三月十月宣公薨正月成公即位曠四月八月成公薨正月襄公即位曠六月六月襄公薨九月子野卒正月昭公即位曠五月五月定公薨正月哀公即位曠十月夫桓之

繼隱宣之繼文猶爲國有難也其餘皆父子繼體國家無事而或曠五月六月甚至十月而後立君天下有是事乎故曰國君已即位于初喪踰年改元而書即位者乃行告廟臨羣臣之禮亦如近日以明年爲元年之例非實至是而始即位也雖然以是考之而益知隱莊閔僖之不書即位胡氏以爲不請命于天子者謬矣何以明其然也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禮也夫

子虎即叔服耶胡氏既引叔服之言以傳星孛北斗而復傳王子虎為叔服則其人已死久矣其舛錯不倫抑又甚矣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處父無譏乎檀弓趙文子曰行并植于晉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不叙以為不足叙也大夫不名志其専也義不在

本國之君而沒公不書于冊豈以一文伯惠叔而遂紀
其不肖之父大書特書不一書也然則何居曰譏其寵
有罪焉耳慶父弒二君負覆載不容之罪于法不當置
後寵其子公孫敖以為卿固已傾矣敖又不肖聘于京
師不至而復而奔莒從已氏焉此不謂之世濟其惡而
三尺所必誅者哉為之置嗣為之殯而葬之賞斯僭矣
鄭子晳將死子產使吏數其三罪及其死也尸諸周氏
之衢加木焉公孫敖昆弟爭室事與黑均而其棄君命

而出奔甚于黑之使太史書七子魯不惟不能討又從
而厚之豈非以季孫叔孫之聲勢相倚也而為之主乎
春秋譏之以著政逮于大夫之漸其所以垂戒後世者
詳且切矣

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

子卒而繼之以夫人姜氏歸于齊明子弑而母大歸也
又繼之以季孫行父如齊明季孫之與聞乎弑而為之
求援于齊也當是時行父為上卿當國倘仲遂有慶父

然其中豈無可殺之罪如晉先都士縠箕鄭父之作亂
楚宜申之弑君晉先縠之不用命名狄師者乎何以獨
罪上也余意美惡不嫌同辭有罪無罪觀者當自得之
耳

宋人及楚人平

陳及楚平不書鄭及楚平不書書宋人及楚人平何曰
以是為宋危之而又幸之也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宋之
不亡者幾希矣曰及者我及之也岌岌之辭也胡氏以

山戎曰北戎曰姜戎曰茅戎曰陸渾之戎皆戎也曰狄曰長狄曰赤狄曰白狄曰潞氏曰甲氏及留吁曰廧咎如皆狄也夷曰淮夷蠻曰戎蠻子

楚莊之霸也宜哉若敖氏以反誅已而思子文之治楚也使箴尹克黃復其所命之曰生仁矣哉優于漢宣帝之遇霍氏矣

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黎侯無所儆

按衛風式微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

公穀曰新宫何宣公之宫也宣公則曷謂之新宫不忍言也災而三日哭禮也成公為無譏矣以為宫成而主未入宣公薨二十八月而尚未遷主則胡氏之臆説也

立武宫

立武宫杜預以為魯人旌羣之功作先君武公宫以告成事示後世是也邲之役潘黨勸楚子立武軍以無忘武功楚子曰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今魯之戰于鞌也忽兵也計其功

謂齊侯之弟年生無知弑襄公黒背生公孫剽其後出衞侯衎而代之故聖人皆以為有寵愛之私而稱弟然其事在其子孫數十年之後而聖人逆探其事而貶其父于數十年之前必不然矣

晉立太子州蒲為君

晉侯獳在也而子州蒲立為君以伐鄭春秋書曰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而其下又書曰晉侯獳卒若二晉侯然者所謂父不父子不子而春秋所由作

也然而蔡人殺陳佗則予以討賊之義而晉侯執曹伯歸之京師則予其為伯討以是知春秋之誅亂臣賊子者至矣豈因其不告而遂沒之乎

仲嬰齊卒

公穀胡氏曰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曰仲嬰齊亂昭穆也弟不可後兄也余曰何由知其非後襄仲乎習胡氏者曰禮孫以王父字為氏子不可以父字

為氏故知仲嬰齊之必後歸父也余應之曰不然嬰齊
以父字為氏此正所以譏魯也何以明其然也季孫行
父公子友之子也于法當稱公孫今稱季孫者正以公
子友之為季友而生而賜氏也襄仲亦生而賜氏而俾
世其卿者故其卒曰仲遂其子歸父既奔而魯立其次
子嬰齊以為遂後安得不稱仲嬰齊乎行父可以父字
為氏而稱季孫嬰齊獨不可以父字為氏而稱仲乎然
則何譏曰弑君之人而生賜之氏而世其卿則春秋之

公子鉏趨過指之曰是皆君也公以一言之忮而遂甘心于偃君子以為周官三刺之法不如是矣或曰偃與謀也與謀之惡何如叔孫僑如之主謀乎遂僑如而不誅而顧誅其與謀之公子偃何居

晉弑其君州蒲

稱國以弑外之也書身為元帥執其君而弑之以車一乘葬之于翼東門外而舉國之人莫以為非也則天地將滅亡矣聖人傷之故曰晉弑其君州蒲如莒弑其君

之笑客也甚矣其横也郤氏之無後也宜哉

衛遷于帝丘則書晉遷于新田則不書者何也衛書遷志狄圍衛也不得已也晉之遷有所擇而圖之也

郯事吳晉士燮以諸侯之大夫伐郯以其事吳也是時晉方使巫臣通吳以制楚而即與吳爭郯尚謂之好相識乎總之吳晉皆唯利是視者則亦不待黄池之役而爭為盟主矣

左傳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盖昭公之子成公

之父也自此距戰國二百年而滕文公問三年之喪及井地于孟子是滕有兩文公矣衞州吁有寵于父莊公左氏曰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衞人所為賦碩人也距二百年而蒯聵亦謚曰莊公弒于皃髮之己氏是衞有兩莊公矣謚以易名周制也今文武大臣父子同謚者必請而更之而衞及滕以耳孫而同其遠祖之謚而臣子不能改也有是事乎不寧唯是齊孝公昭昭公潘皆桓公子也

孝公名昭而其弟潘嗣謚為昭公是以孝公之名為
謚也楚康王名昭而楚子軫謚昭王是以康王之名
為謚也宋公王臣謚成公歷四世而平公名成是又
以祖謚為名矣夫謚以易名名可諱謚不可諱也先
公先王名昭而嗣公嗣王謚昭將諱之乎抑不諱乎
先公謚成而四世之孫名成將不諱乎抑諱之乎凡
此皆傳記之可疑而理之不可曉者吾姑存疑焉

春秋質疑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質疑卷九

明　楊于庭　撰

襄公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申及壬夫政以賄成何得無罪觀者當自得之可也

臧孫紇敗于狐駘

而不能也則所以制鄭者善矣若以為伐而書救未有
不善之者也而遂指之曰罪晉則鄭背盟即楚春秋所
惡蕭魚之會方予晉之服鄭而又罪之乎

鄭公孫舍之師師侵宋

鄭侵宋將以怒晉而致死于我乃固與晉則子展之謀
也夫欲與晉而先怒之謀亦譎矣此與晉趙穿侵崇以
求成于秦何異

十三國伐秦

謂何于晉辱矣書曰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言罪之在也

衛侯衎出奔齊國人立公孫剽

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衛侯者衎也于是國人立剽十六年會溴梁十八年同圍齊二十年盟澶淵二十一年盟商任二十二年盟沙隨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兩會夷儀其書衛侯者剽也二十五年八月衛侯入于夷儀者

齊之高厚鄭之公子嘉楚之公子追舒陳之二慶罪皆可殺也以為罪累上者泥也余所謂有罪無罪觀者當自得之也

齊侯伐衛遂伐晉　救晉次于雍榆

伐衛遂伐晉志無伯之始也盖懼之也救晉書次譏為義之不勇也

晉執衛侯衎

伯主執諸侯未有不書者平公執衛侯衎囚之于士弱

氏則不書何以是為不足書也何者為臣執君罪一執而囚之而不以歸于京師罪二齊侯鄭伯朝晉為衛侯請而晉怒未釋也侯其歸衛姬于晉而後釋衛侯罪三若是則三綱淪九法斁而人道或幾乎絶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故其執衛甯喜也稱人而其執衛侯也削而不書以存中國也其意遠矣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書族削之也削叔孫所以遍罪諸侯也盟于宋而

中國益衰矣

公如楚　天王崩　楚子昭卒　公在楚

靈王不書葬魯不赴也天王崩諸侯不奔喪又不使大夫會葬而親襚于僭王之楚子此所謂失其本心者也則亦不待貶斥而惡自見矣春王正月公在楚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歲首必書公所在者臣子之義也朱子作綱目書帝在房州意倣此

公至自楚

公至自楚何危之也何危乎外之屈辱于大國而内之廹于强臣取卞以自封故其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微榮成伯則亦不待鸜鵒來巢而襄公為昭公矣

吳子使札來聘

吳入春秋止舉其號至是進而稱子又君臣始並見經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者也札不稱公子亦如秦術楚椒之類若以為讓國釀亂貶而削其公子則孔子之作春秋也為天下乎抑亦為區區之季札乎以為賢

而責備之深則又刻矣

公薨于楚宮

公薨于路寢正也于楚宮非正也以此推之参之易簀
由之結纓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

附録

禮唯諸侯見天子稽首兩君相見則拜哀之十七年
公會齊侯于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
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乃襄之三年盟于長樗也公稽

首知武子辭孟獻子曰以敝邑密邇仇讎寡君唯君是望敢不稽首襄之二十四年鄭伯朝晉請伐陳稽首范宣子辭子西曰以陳之陵虐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則是晉侯名為方伯而儼然尊之如天子矣

會吳于向姜戎即事于會而不書削之也以是知申之會列淮夷于諸侯以為諸侯皆可貶也

宋人獻玉于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

臧孫紇出奔無罪乎曰惡得無罪立嗣以長誰敢奸之季武子欲舍公彌而立紇私也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及旅而名公鉏使與之齒是則逢迎季孫之意而成其私而長幼之序紊矣公鉏因之以立羯而仇臧孫不亦宜乎孔子曰臧武仲之智也而不容于魯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合左師諸侯之良也伊戾誣世子痤則證之痤名佐則聒而與之語陷宋公于不義誰之咎歟倡誰盟宋

取鄫不係之莒諱之也書取鄫則知向之滅鄫莒以兵滅也

公如晉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公至自晉

公方在晉也而牟夷以三邑來奔誰受之乎季孫受之也納畔人而利其土于是晉侯以是罪公幾于見執則宿之專横無君不待意如之逐昭公而後見矣然則范鞅所謂請歸之間而以師討不亦蹈乎曰鞅本黨于季

簡公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胡氏以為魯暨齊平然嘗考之春秋前此則鄭來輸平為隱公狐壤之戰也宋及楚平為圍宋也後此則及齊平及鄭平為定公嘗侵鄭侵齊也自夷儀以來齊魯同盟並無侵伐何故而暨齊平乎胡氏盖泥于下文叔孫舍如齊涖盟而遂為此說而不知大夫聘于列國而涖盟此春秋常事如荀庚孫良夫郤犨者皆是也固與暨齊平無與也

見執于晉者其至自晉何以書叔孫乎知書叔孫之為
褒則知削季孫之為貶矣

莒子去疾卒

莒不書葬胡氏以為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取鄆取鄆
之罪于晉而執之以是恨莒故獨不會其葬也非也莒
本雜夷有號而無謚如所謂著丘公郊公是已故春秋
二百四十九年之間雖滕薛郳杞小國亡不書葬獨于
莒闕焉蓋莒自外于禮法則曰而外之也必以是罪季

為叔術諱則其說益遠矣

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氏謂齊豹殺之是也以為宗魯殺之則齊氏戈擊公孟宗魯固已以身死之矣左氏述仲尼之言以為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正惡宗魯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而至于殺孟縶者則固與宗魯無與也胡傳釋豹不誅而歸獄于宗魯誤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入于王城

王室而既卑矣景王溺愛子朝幾奪嫡矣猛雖正無寵于先王矣非大臣以之則國本搖而宗社不幾于殆乎幸而有劉單左右王居于皇入于王城以定其位亦春秋之所予也盖哀世之意也胡氏罪其挾天子以令諸侯以為上下舛逆為後世戒然當是時尹氏召伯毛伯立王子朝既為不正而宜罪至于立君之正則又非之大臣宜如何而可而春秋許首止之盟何居

吴弒其君僚

稱國以弒外之也僚不當立既立之矣又使光得而弒之此亂道也

黒肱以濫來奔

不係之邾穀梁以為别乎邾者是也以為賢叔術而諱其子者公羊之謬也公在乾侯魯無君也而季氏納黒肱君子以是為叛逆自為黨矣不書邾懼之也

附録

昭公年十九而有童心居喪而不慼穆叔不欲立之

成于西門外矣欒書韓厥之徒侯楚背盟而我有詞于伐遂捷鄢陵晉霸如故也則向戌弭兵之說于晉何傷乎唯盟宋之後而晉失其政君弱臣強遂一切無志于諸侯杞不當城而合諸侯以城之蔡般弑父莒人弑君而不能討駟至于楚滅陳蔡而不能救而晉亦不復主夏盟矣此則晉君臣偷安之罪非盟宋之罪也

君薨士弔大夫共葬事先王之制也大夫弔卿共葬

邢茅胙祭此報功之特典非諸兄弟所敢望者也太公亦元功也有支封乎曰其詳不可攷矣然嘗考之襄二年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名萊子萊子不會伐而滅之繇是而觀萊亦太公之後以支子封者矣繼體守文之主可封建乎曰否成王雖嘗封康叔于衛封唐叔于晉封微子于宋封熊繹于楚然皆舉先王之勤勞或先王之少子也康王不可考即有之亦成武王成王之遺意云爾昭王穆王而後絶

不聞有封建者傳曰周之始封千八百國兄弟之國十有四人姬姓四十餘人則業已布滿天下矣所餘者止方千里之王畿耳若繼體守文之主而皆分封其子弟一如開國之初則不數傳而王畿之土地已盡天子將安所奉宗廟待諸侯乎故余斷以為封建必始王者乃行之也或曰越少康之後鄭及申宣王所封也何歟曰少康宣王撥亂世反之正與尋常繼體守文者不同故少康復國而别封其支子于會稽

宣王中興而封其舅申伯于申封其弟友于鄭此又不可以一律論者後世帝王雖繼體守文亡不封建子弟漢或割諸侯王一郡以封封者唐以後仰食縣官至于今而日苦不給則何不取周事觀之也漢明帝曰我子安得與先帝子等以故封域半楚淮陽庶幾古人之用心矣

叔向晏嬰私論本國失政說者謂不欲與張趯同譏然二臣為國上大夫君有過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

去不力諍而私述之于外國之使非純臣也況叔向既知晉無政而平丘之會又以其甲車四千乘恐喝諸侯不可謂仁違母命而娶于申公巫臣以喪羊舌氏之族不可謂智拂衣而從行人子朱為師曠笑不可謂勇季札規之曰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有縣來矣

藏氷發氷王政之大者也所謂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無夭札皆實語也胡氏謂此一事耳安能使四時

公孟縶公孟字縶名也定十二年衞公孟彄帥師伐曹

彄縶之子也于法當稱公孫彄曰公孟彄是以父字

為氏也豈靈公德縶讓己遂生而賜氏使世世其卿歟

取以證仲嬰齊則嬰齊信乎以父字為氏而其為後

父仲遂而非後兄歸父也明矣

鸜鵒來巢左氏引文武之世之童謠附會也何也往

餽之馬季氏餽馬也公在乾侯徵褰與襦公出而每

歳求從者之衣屨也稠父喪勞稠昭公也宋父以驕

宋定公也往歌來哭喪歸也童謡未必如是之明且顯也左氏誣也

晉中軍帥稱將軍魏舒名闕沒女寛食比置三嘆問之對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嘆漢人稱丞相亦曰將軍灌夫對田蚡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又曰將軍貴人也記衛彌牟亦稱將軍文子盖均之執國政之稱云爾

春秋質疑卷十

死意如乃親逐其君而禱于煬公以祈君死其忍心害理恬然亡忌憚極矣胡氏但謂宮廟有毀而無立而不著季孫之罪則鶻突也

季孫意如卒

卒意如傷之也曩不書卒猶以討賊望國人焉至是無望矣魯事益不可為矣

從祀先公

左公穀皆以為順祀閔僖是也魯之躋僖公非禮也國

人不服久矣陽虎專魯而欲取悦于衆故假公論而順
祀先公所謂其事則正其情則非也胡氏以爲昭公至
是始得從祀于太廟夫季氏之忍心于昭公何所不至
觀其葬而絶其兆域使不得同于先君又欲加以惡謚
及禱于煬公而立其宫則其心亦何難于靳昭公之廟
祔哉但歷攷三傳並無此事而至馮山始創言之夫左
氏公穀皆距孔子不遠其說似必有據今不信三傳而
信千餘年後之馮山此余所斷乎其不敢從者且季氏

之逆此傳所謂不待教而誅者奚必以昭公祔廟一事坐之本欲誅亂臣賊子而反令亂臣賊子解脫也

薛弒其君比

稱國以弒外之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齊侯宋公會于洮

春秋之初患無王也衛朔得罪于王而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朔春秋之季患無伯也范中行氏得罪于君而公會齊侯衛侯于牽齊宋又會于洮以救范

何以不稱薨何以不稱葬我小君定姒疑者曰削之也削之何惡奪嫡也孰謂定哀之際則微乎

附錄

意如卒陽虎請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公山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蓋陽虎欲以君禮斂季孫而怒仲梁懷之不順已公山不狃以為懷之言為魯君也註以為指意如誤矣夫君不在而攝祭但可代君行禮耳焉有公然佩君之玉

者乎忍心至此其得死幸爾公山不狃非能忠于魯君而其責陽虎則正矣

胡氏曰定公雖受國于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强矣是何言之易乎從古以來不幸而立于權臣之手則必須從容濡忍以觀其變若力不足而亟欲除之則未有不反受其螫者也魏主髦不勝其忿而欲討司馬昭反為所弑是矣且胡氏不見夫昭公之事乎

然則定公如之何曰晏子之對齊景公曰唯禮可以已之庶幾矣

申包胥乞師于秦倚墻而哭日夜不絶聲勺水不入口者七日其忠過于東帛乘韋之茅夷鴟㦲反國而逃賞其仁過于以璧沉河之舅犯矣

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昭王不以為忌子西不以為嫌此所以能復楚也

蕭王擊銅馬賊軍中不知王所在或言戰歿者吳漢

曰諸君何患王兄子見在南陽真若主也意做此諸侯皆叛晉矣而魯獨後于是乎為晉侵鄭為晉侵齊至于叔還如鄭涖盟而後叛晉鮑文子所謂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者以此孔子曰魯一變至于道是固一驗歟

仲孫何忌魏曼多公羊以為譏二名二名非禮也非也考之春秋隱公名息姑閔公名啟方成公名黑肱此我君之二名者也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

靈公名夷臯成公名黑臀厲公名州蒲秦穆公名任好宋襄公名茲父此伯主之二名者也無駭慶父行父嬰齊此我大夫之二名者也荀林父夏徵舒韓不信樂大心此外大夫之二名者也二名何譏焉孔子之母名徵在則固已二名矣

趙鞅前書入于晉陽以叛後書歸于晉歸者易辭也如入無人之謂也晉于是乎不可為矣

秦公子鍼以富懼選則奔晉衛公叔戍以富見惡則

春秋質疑卷十一

之取鄆而豹猶能拒樂鮒之請帶而不與雖以意如之逐君而舍猶能祈死而恥與之同列則三家未盡不肖也唯夫定哀之世君既失政而季氏若斯若肥叔孫氏若不敢若州仇孟氏若何忌若彘皆碌碌駑庸但知封殖而不為國家經久之慮者即以邾事言之大蒐于比蒲而來會已而朝公公薨而來奔喪邾之事魯亦云可矣有何恚恨而伐之無已乎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其亦可哀也已

城啓陽　城西鄆　城毗　城邾瑕

四城何備晉也小國幸伯國之敗而畔之曲在我矣已懼其討而城以備之以是為不能以禮自強而區區于城守亦末也

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此弒君之黨也惡得無罪經書殺其大夫某者美惡不嫌同辭有罪無罪觀者自得之可也胡氏謂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于是而弗見庸者故稱國以殺而

濮鄢陵蕭魚霸中國者未有不擯楚者也獨吳興于霸圖銷歇之後而晉方引之以制楚欲求次陘一創渺不可得是故會魯伐齊爭先盟晉入郢之役君與大夫班處其宮無復人禮徵魯百牢藩衛侯之舍凡此皆楚所無者此春秋所以亟惡之也歟不然泰伯至德仲尼所稱何獨于其後裔削之也然以魯之秉周禮而亟會之于鄫于槖皐又引之以伐齊其于周公兼夷狄之義悖矣仲尼所深悲矣

胡氏曰譏同姓也此不獨胡氏知之人人知之者也然禮一君一夫人猶今之一帝一后昭公君魯三十有二年矣國人不以為君乎既以為君而祀于廟豈有無一夫人祔享者乎雖曰娶于同姓然使其以夫人之禮喪之赴于諸侯反哭于寢即書曰夫人孟子薨葬我小君孟子亦可也乃今考之左氏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夫禮義折衷于聖人使孟子非小君則孔子何以經而弔既經而弔則孟子固昭公之夫人而為

臣子者不得以私怨貶奪之矣禮初喪男絻女髽不絻
者不服喪也不服喪者不以為夫人也不以為夫人者
季氏恨昭公故也夫人臣而逐其君惡亦甚矣又廢其
二子公衍公為使不得立又溝而絶之于先公之墓俟
孔子為司寇而後合之又廢其敵體之夫人使不得祔
于廟而為之喪也不亦傷乎夫子作春秋而直書曰孟
子卒季孫之罪始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矣胡氏舍季氏
丘山之罪而第舉娶同姓以為言此一陳司敗能道之

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大節如此夫豈無故而死孔悝之難乎彼其心蓋誤于以王父辭父命之說而謂輒之拒父為當也故其言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繼之又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他日聞夫子正名之論則直笑以為迂謬其見偏寧殺其身而不顧也所謂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

及儀之親焉出奔而不復者魯昭公衛出公魯哀公也昭公有一子家羈而不能用出公愎而虐哀公妄君子以為蔑推之蔑挽之矣

乾隆御覽之寶